



石钟山 作品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十春里风



十里春风

石钟山
作品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春风十里 / 石钟山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9.7

ISBN 978-7-5594-3476-0

I . ①春… II . ①石… III .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53993 号

春风十里

石钟山 著

责任编辑 孙建兵 刘 畅

装帧设计 观止堂_未氓

责任印制 刘 巍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网 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87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7 月第 1 版 201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594 - 3476 - 0

定 价 45.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月上柳梢头	001
一江春水	008
一个人的世界	011
别样	015
大小姐	020
爱情	025
原地	034
事件	038
陪护	042
变奏	054
峰回路转	058
天与地	066
时过境迁	070
来队	075

林松来队	084
鸡毛一地	089
柳岸花明	093
光环	103
两人	107
结婚	117
婚后	122
告别	130
相遇	136
危机	141
何处是芳草	145
关系	153
重逢	157
山重水复	165
扬眉吐气	171
身外之累	175
伤疤	181
转变	185
温度	190
风波	195
独自	200
远和近	205
命运	211
动荡	216
幻想	221

落地无声	226
温暖	230
狭路	235
身外	245
悲与喜	250
彼时	257
算盘	261
滋味	265
相忘	270
起点	274

月上柳梢头

参军一年七个月后，李满全回到了他的故乡，靠山大队第三小队。

他一出现在村街上，就围过来一村老小，人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满全你小子出息了。李满全微笑着，听着一村老少的赞扬，他裤兜里早就准备好了两盒烟，右兜里揣的是“握手”牌香烟，一角五分一盒，左兜里揣着“迎春”牌香烟，二角八分一盒。他掏出“握手”烟，敬村里的老少爷们，众人吸了他的香烟，更肯定地说：满全你小子一定错不了。

敬了一圈烟，又说了些部队上的事，村里人现在称他为师长的警卫员，其实不是，他只是一名师首长的公务员。师首长有许多，包括师长、政委以及副师长两名、副政委两名。他的工作是：在师首长上班前，他轮流着把师首长的办公室打开，擦桌子、拖地、清理烟灰缸，包括会议室的卫生他都要打扫一遍，窗明几净地迎接首长们上班。在中午之前，他还要去师部大院门口的传达室，取来各种报纸，分发给首长们。接下来，他就随时待命，师首长有事，随时吩咐他。

村里人称他为师长警卫员，那是抬高自己，他并不争辩，独自

享受着。村里人是战争片看多了，过去部队行军打仗，营以上干部都有警卫员。现在和平年代了，没有警卫员一说了，只有公务员。只有军区领导，才有警卫参谋。

村里长辈一路表扬他，恭维着他。一路走来，村人渐渐散去，忙自己的事情去了。

他心惊胆战着一步步向马主任家门前走去，马主任是大队革委会主任，是大队的一把手。入伍之前，他在大队部当过通讯员。工作的性质和部队公务员类似，但还兼着跑腿的营生，那时全大队只有一部通往公社的电话，公社有通知通过电话传达，大队多以开会的形式把通知传达下去。全大队十几个生产小队，也算是十里八乡了，有时会通过广播通知。乡村广播经常不好用，不是这村断线了，就是那村的短路了，他就会骑自行车，星夜兼程地把通知传达给各小队。他在当兵前和当兵后，一直在追求马主任的老七马香香。

马主任家里生了七个姑娘，本想要儿子，生的却都是女儿。马主任就此打住了，不敢再生了。那一年，马家老七，马香香在大队赤脚医生培训班学习，将来肯定是赤脚医生的苗子。

在乡下看病难，去一趟乡医院，少说也有十几里路，各大队就培养赤脚医生，就是乡医院的医生手把手地教，半年或几个月就算学成了。当然也治不了大病，给看病的人开一些头疼脑热的药，病严重一些的，挂些水，由大队记工分。在当时的农村，这是件让人眼热的工作了。

马香香是李满全的同学，从小学到高中一直是同学。从李满全记事起，马主任一直都是大队干部，穿一件四个兜的灰色中山装，戴一顶灰色的卡其布做的帽子。胸前兜里别两支笔，一支钢

笔，一支圆珠笔，想用哪支就用哪支。

马主任以前抽“握手”香烟，现在改成了“迎春”。

李满全脸红心跳地走过马主任家门前，院子里静静的，只有几只鸡抖动着翅膀。白天人们都去做活路了，马香香不出意外正在大队的卫生所给人看病。李满全折返脚步，又向大队部走去。

大队部他太熟悉不过了，当兵前，他在这里工作了两年零两个月。青砖灰瓦一溜房子，院子被砖砌了，有个铁门，铁门此时是开着的。他走进铁门，看到进进出出的村民，大都是到卫生所看病的。他先走进大队部，看到马主任在放电话的桌前正在读报纸，老花镜滑下鼻梁，读得很认真的样子。见到李满全进来，放下报纸，目光透过镜框上方望了眼李满全，拉长声音道：“嗯，满全呀，混得怎么样啊？”他不说工作，而说“混”，足见在他眼里并没把李满全这个小兵放在眼里。

李满全忙去掏烟，掏出的是“迎春”烟，抽出一支递给马主任，马主任看看烟的牌子，叼在嘴里，李满全又立即划火点燃，顺势把一盒烟放在马主任眼前的桌子上。

马主任吐出一口烟，斜睨着又看眼李满全道：“当兵一年多了，再有一年多该复员了吧？”

李满全笑着应答着：“是的马叔，正常情况下再有一年半就该复员了。”

马主任又吸口烟：我算计了一下，今年前屯的老宋家的老三该复员了，还有十二小队的苏大拿的儿子也该复员了。

马叔，这两人我都认识，我上初中时，他们都上高中了。他笑着道。

马主任弹下烟灰又说：“嗯，好好干，争取入个党，大队这个通

讯员的位子还给你留着。”

李满全连连称谢。

马主任把烟头摁在烟灰缸里：“当初我不同意你去当这个兵，都是为了你好，转了一圈又回来，有啥意思，是不是？”

“是是，马叔你说得对。”李满全一连称是道。他忙从大队部里走出来，把那盒“迎春”烟留在马主任的办公桌上，一转身进了卫生所，有几个等待看病的村民认出了他道：“这不是李家那个二小子么？”

他点着头，心思却不在这，抬眼寻找着马香香。马香香正在给一个村民开药，她抬眼和他对视了一下，又忙去了。他看到她眼里说的话：“知道了。”

他转身走出卫生所，向家走去。

中秋节前，月亮还未圆，但已有了些亮度，明晃晃地挂在东方的天边。

李满全走出家门，邻居的狗吠叫几声，他走向村街，一条村街被十三的月亮明晃晃地照耀着，白花花的。他走到马香香家门前，掏出支烟点燃，让烟头明灭了几次，临离开时，他还大着声音清了清嗓子。然后一路向村外走出，沿着被月光铺满的村路，村旁有一条小溪，每年伏季下雨时，它会变成一条河。此时，中秋节临近，河早已瘦了，又变成了一条溪，溪水泛着月光。一棵树，是柳树，树叶已经打卷，有的已干枯飘落下来，他坐在树下的石板上，心思却在身后那条村街上。

果然，没多会儿，传来脚步声，从模糊到清晰，马香香的身影出现在他眼前。马香香立在一旁，他伸出手示意她坐下，她踌躇下，还是坐下了，他闻到她刚擦过的雪花膏味道。两人不说话，望

着眼前静静的小溪。两人虽然打小就在一起，并无来往，他当兵后，乍着胆子给她写了第一封信，没想到半个月后，竟然收到了她的回信。后来两人通信变得频繁起来，信的内容虽没有风花雪月，但彼此都明白各自的心思，就像今晚他认定她会出来一样。

李满全追求马香香的过程有些自卑，马主任家七个姑娘，个个漂亮能干，嫁得也好。老大嫁给了县里的一个工人，早搬到县城去住了。老二嫁给了一个军官，虽然副连职就转业了，现在已经是公社人武部的部长了。老三、老四虽然没找到干部工人，嫁给当地的农民，家庭条件也属一流。老五、老六都是大队中心学校的教师。老七马香香是大队赤脚医生。一家的姑娘，可以说一个比一个的出息。

马主任经常叼个柴火棍当牙签，含在嘴里的样子就很风范。

李满全的家非常普通，父亲老实巴交当了一辈子农民。他有一个哥结婚了，娶的也是本地农民，也就是够个生活。

马香香从小就优越，好多男同学都想追求她，后来掂量了自己又都放弃了，只能远远地看一看，想一想。

李满全要不是因为当兵，给他十个胆，也不会给马香香写信。此时，他有种心满意足。在这月夜，他伸出手拉她的手，被她推开拒绝道：“我爸说了，你不提干，想也别想让我和你好。”

李满全听了这话，心冷到了冰点。他抽烟，抽的是“握手”那个牌子。

马香香又说：“你给师长当警卫员，还不能提干？”

他在心里苦笑一下，嘴上却说：“我正努力呢，希望应该很大。”

现实却是，他一个师机关的小小公务员，就是一个跑腿打杂

的小人物，师首长都不知他的全名，只知他叫小李，于是就小李小李地叫。政委叫：小李，把这封信送到收发室。师长叫：小李，把烟灰缸倒一下……

没到部队前，他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了幻想，觉得只要自己努力，入党提干似乎唾手可得。可到了部队他才发现，自己太渺小了，比他强的人太多了，每年师部评选的先进标兵站满了台上。他坐在台下看着这些优秀的士兵，心想，自己又算老几呢。起初的幻想被兜头泼了盆冷水，就像今晚的心情一样。心里充满了悲凉和失望。

他把烟头踩在脚下，就像踩死了自己的幻想。他站起身，随后马香香也站立起来，两人对视着，他跺下脚：我会努力的，争取早日入党提干。

她低下头“嗯”了一声，然后转过身，快步地消失在村街上。他听见几声狗吠，抬头望天，看见了月亮，约会前他心情还有几分美好，此时已一片狼藉了。他踢飞脚下一颗石子，脚步沉重地向家的方向走去。

他后悔不该探这个亲，他探亲，一来看看父母、同学，更重要的是希望和马香香的关系有个进展，如果那样，即便他复员回来，也能有个交代。马香香的爸是马主任，如果他能和马香香有什么，她爸能坐视不管么，他在公社谋不到个职位，在大队也会混得不错。如此，他会心满意足的。

参军之后，他的眼界宽了，仅一个师就有那么多优秀人才，之前所有的雄心壮志都烟消云散了。他心里冰冷一片，以前还幻想着去见见同学、老师，现在他什么心情都没有了，只想假期一到，马上回部队，把还有一年多的时间过去，到那时，他便复员了，也

就彻底结束一切幻想，回家当个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像他父母一样。

可他并不甘心，不甘心又能怎么样，像他许多同学一样，还不是种田、挣工分，祖祖辈辈。他有些恨父母没有把他生到一个好家庭，像江师长的女儿一样。人家那才叫幸运。

一江春水

江师长的女儿叫江歌，在师宣传队当主演，所谓的主演就是唱歌跳舞都擅长，而且还比人强一大截，刚满二十岁的江歌已经是排级干部了，十五岁就参军了，在师文艺宣传队。

江歌不仅能歌善舞，人还长得漂亮，她是全师青年干部和战士们的女神。

江歌因为是师长的女儿，人又漂亮，就很骄傲，目空一切，似乎所有人都不在她眼里，她走路挺胸抬头，似乎看到了一切，又似乎什么也没看见。

李满全作为师首长的公务员，只能远远地看着，他一直担心目空一切的江歌，走路会撞到东西，她却每天都完好如初。

他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江歌，是去年五一节前夕，他去江师长家帮助打扫卫生，正赶上江歌在家，江歌一个人住一间房子，房门紧闭，从始至终。他一望见江歌紧闭的房门，又快乐又紧张，几次走到江歌门前拖地，他似乎嗅到了从江歌门缝里传递出来的一缕缕香气。江师长夫人姓张，人称张老师，以前做过中学老师，直至部队迁移到了郊区，她便不再上班了。张老师一次次冲屋内喊：“小歌，把你房间也打扫一下，都乱成狗窝了。”只听江歌应过一

句：“我的房间干净着呢，不用打扫。”

到最后，李满全都快打扫完卫生离开了，江歌房门突然开了，扔出一包东西，冲已到了门前在穿鞋的李满全喊：“哎，把这个也扔出去吧。”他忙又脱下鞋，换上拖鞋走进来，拿起那包垃圾，此时江歌早就回到自己房间，房门紧闭了。

这是李满全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接触江歌。

他更多地看着江歌，是在演出的时候，江歌和宣传队员在师部礼堂的舞台上，他们坐在下面，远远地看着江歌。江歌果然有才，一首《红梅赞》让她唱得高亢嘹亮，还有《沂蒙颂》，蒙山高，沂水长……江歌的表演只能用惊艳来形容。

江歌成了所有年轻干部、战士的梦中情人，当然只能在梦中了。李满全知道，他就是做梦也轮不到他头上。江歌对他来说，只能是年画，贴在墙上的那种。

况且江歌似乎已经名花有主了。

师机关警卫连的排长林松，是江师长家的常客，每逢周六晚上，林松都会去江师长家做客，江歌似乎在全师也只有林松才是她的朋友。林松才二十一岁，当排长已经一年有余了。李满全听说，林松十五岁就参军了。

江歌也十五岁参军，她是参加的文工团，是小兵，情有可原，但作战基层连队十五岁的小兵，全师只有林松一人。

李满全后来听说，林松的父亲以前是军区的副参谋长，一直是江师长的老上级，前几年不知什么原因，林副参谋长靠边站了，好像是什么“右派”，没权了，就把自己儿子林松送到江师长这里。江师长特批，林松成了师警卫连独一无二的小兵。先是在连部当通信员，后来又当班长，一年前林松提干了，当上了警卫连的

排长。

林松排长是江师长家的常客，过年过节的，林松都到江师长家去过，他是江歌唯一的朋友，有时两人成双入对地走在师部营区的路上，在所有人眼里，林松和江歌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再说林松的父亲林副参谋长，在全师，江师长已经是高高在上的首长了。师长，那是多大的官，他却给林副参谋长当过下级，而且一直是老部下。林副参谋长是军区的首长，正军职务，这样的首长李满全当了一年半兵还从没见过。

偶尔，会有军部的领导到师里检查工作，坐着车来，车停在师部门口，一行人前呼后拥着去了师部会议室，开了半天会，又前呼后拥着上了车，一溜烟走了。来的不知是哪级首长，反正，连个人影也没见到。首长都是神秘的，不是一般人能见到的。军里的领导都这么神秘，何况军区的首长了。

江歌与林松是天生的一对，这在师里上上下下，没有人怀疑。

虽然林副参谋长不在岗位了，闲赋在家，但在军区里上上下下，都是他的老战友、老下级，自己靠边站了，仍没有影响到林松的成长和进步，刚二十出头就已经是排长了。明眼人知道，林松的成长背后是江师长，扶持林松成长身为师长并不犯难。

江歌和林松在全师人眼皮下，出双入对，李满全就感慨，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是民间俚语。他们这些没关系没靠山的士兵，只能靠自己努力，但努力的结果，那就是天意了。

漂亮又多才多艺的江歌，成了士兵们的梦想，也只能想想而已，他们并不是一个世界上的人。

一个人的世界

一想到未来，李满全有些悲哀，他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和马香香好，如果有一天马香香嫁给他，就断了他复员之后的忧虑。他没有更多的奢望，娶了漂亮能干的马香香，在马香香父亲的帮助下，在大队谋个差事，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也算是一种不错的结果。一直到他到部队才鼓起勇气，给马香香写第一封信。他和马香香是同学，那会儿，他觉得自己配不上马香香，平时走路都绕开走，也不敢正眼瞧上一眼。他参军离开村子时，穿着武装部发的新军装，胸前戴个红花，从村子里一直走到大队。在去大队的路上，他碰到了马香香，马香香那会儿就开始学习赤脚医生了。他想溜边过去，不料马香香却主动搭话了，她笑着说：满全，当兵好，到部队上来信。

从小学到高中，她第一次对李满全这么说话，这让他心里狂跳起来。他一时没做好准备，结结巴巴地答：“好，好，我会，会给你写信的。”马香香又笑一笑，走近一些，看到他新军装上的折皱还扯了扯，他闻到了一股清新的雪花膏味道。这个味道一直伴随他到了部队。

他到部队后一刻也没忘记马香香，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